

## 第五個傳統

「每一組別只有一個主要目的——把它的訊息傳遞給那些仍在受苦的酒徒。」

「人人各守其業！」……與其把許多事情做得很差，倒不如徹底的把一件事做好，這就是此傳統的主要題目，我們的團體以它為中心聚集在一起，同心協力。我們社團的存在全賴於堅守這項原則。

可以把A A比喻為一群組醫生，也許他們會找到對癌症的治療方法，對罹患這種疾病的人來說，答案會依賴於醫生的共同工作。說實在的，也許在這種組別裡的每位醫生各有各的專長，有的時候他們都會寧願專攻於自己的精選範圍，而不願把自己設限於跟組別一起工作。但是，這些人一旦發現到治療方法，且看清楚僅有他們共同的努力才能達成此目標，他們每一位便都會感到應盡責地把自己完全奉獻於癌症的解除。在這種奇蹟性發現的榮耀之下，任何醫生會撇開自己其它的抱負，不顧一切個人的犧牲。

A A的成員同樣地負有堅定的義務，因為對於幫助有酗酒問題的人而言，A A成員已經顯示出有別人難以達到的能力。每個A A成員跟新來的人有同感，而且帶來了康復的方法，這些獨特的能力決不依賴於他的學問、口才或任何個人的特長。唯一重要的是，他自己是一個酒癮患者，且已找到了保持清醒的答案。在酒癮患者之間，一個人很容易把這些受苦和康復的經驗傳達給另外一個人，這是上蒼賜予我們的禮物。如今在全世界，使A A成員能生氣蓬勃的唯一目標，就是把這個禮物贈與其他像我們一樣的人。

專注於單一目的是有另外一個原因：我們知道，除非把清醒的珍貴禮物佈施出去，否則自己很難以把它保持下去，這是A A中最大的矛盾。假如一組醫生擁有對癌症的痊癒方法，但由於追求己利而未能完成任務，他們可能會受良心譴責，然而如此的失敗並不會危害他們個人的生存。但對我們來說，如果忽略那些仍然生病的人，自己的生命和神智清明則會有不停的危險。在自衛、義務和博愛的驅迫之下，無怪乎我們的團體下了結論，認為只有唯一的崇高任務：把A A的訊息傳遞給那些還不知道有一條出路的人。

為了強調A A如此專心於單一目的是明智的方法，一位成員述說以下的故事：

「有一天，我感到心裡不安，為了確避免栽下去，我覺得我應該去做些第十二步驟的工作，但首先得找到我能試著幫助的酒鬼。」

「所以，我搭了地鐵往某某醫院去，問問看史可華醫生有沒有一個適合的病人。個子小的這位醫生說：『沒有甚麼很有希望的個案，只是在三樓有一位，也許你可以去看他。不過，他

是一位非常蠻橫的愛爾蘭人，我從未看過那麼頑強的一個人。他大叫說，只要他的事業夥伴對他好些，以及他太太不再惹他，他就很快會解決酒精的問題。他有嚴重的酒狂症狀，頭腦還是很迷糊的，而且他對誰都很多疑。聽起來情形不怎麼好，是不是？沒有關係，與他從事工作也許對你自己有好處，那麼，你不妨去試試看，怎樣？」

「不一會兒，我就坐在一位粗壯的人旁邊。很不友善的樣子，臉紅脖子粗，他眯縫著眼兒瞪著我。我不得不同意醫生的說法！他的確看起來情況不太好。然而，我告訴他自己的經歷，也解釋我們擁有一種極佳的團體，會員彼此互相瞭解。我嚴厲地強調，一個酒鬼的為難處是一種絕望的情況。我堅定地說，單靠自己的力氣，酒鬼很少能康復過來，但是在我們的組別裡，我們一起共同的努力能完成那些我們個人做不到的事。他就插嘴，嘲笑這個說法，也斷言他一個人獨自會搞定他太太、事業夥伴和酒癮病毒的問題。接著，他以很諷刺的口氣問道：『你這個康復計劃要付多少錢？』

「讓我感到很感激的是，我可以告訴他說：『甚麼都不用付。』

「他下一個問題是：『你從中獲得些甚麼好處？』

「我的答案當然是：『我自己的清醒以及一種相當快樂的生活。』

「他仍然很懷疑的問：『你來這裡唯一的原因真的只是爲了幫助我和你自己嗎？』

「我說：『是的，別無所求。沒有甚麼陷阱。』

「然後，我支支吾吾地提及我們計劃中的精神生活方面。哇！那個醉漢就把我打入冷宮！我才開口說出『精神』那個字眼，他就馬上反擊說：『現在我懂了！你是爲一個該死的宗教派別而逼人改變宗教。你憑甚麼說那套「沒甚麼陷阱」呢？我屬於一個很偉大的教會，它對我重於一切。你斗大的膽子這樣過來提及宗教！』

「感謝上蒼，我能想起適當的答案，它完全建基於AA單一的目標。我說：『你有信仰，沒有錯，也許是比我的深刻得多。無疑的，你宗教方面的教育背景比我好。那麼，關於宗教我甚麼都不能告訴你，其實我也不想試試看。而且我敢說，你可以十分正確地告訴我對謙虛的定義。不過，從你所告訴過我有關你自己、你的一些問題以及你設法如何征服它們來看，我覺得我知道錯誤在哪裡。』

「他說：『好了，說來聽聽吧！』

「我說：『我覺得你只是一個很自大的愛爾蘭人，你以爲你可以作威作福的處理一切。』

「我這樣說真使他傻了眼，不過當他冷靜下來以後，他就開始聽話。我試著向他解釋，謙虛是得到清醒的主要關鍵。最後，他終於明白了我並不想努力改變他的宗教信仰，我想要的是，讓他在自己的宗教領域裡找到那種會協助他得到康復的恩賜。從那時起，我們相處得很好。」

這位老鳥結論說：「那麼，假設我必須跟這個人談及宗教方面的事情，或者光得回答說A需要很多錢，A A要經營教育計劃、醫院和療養院；假設我提及要伸出援手幫助他處理他家庭和事業上的事情：如此一來會產生甚麼效果呢？一定是毫無奏效的。」

多年以後，這位蠻橫的愛爾蘭人常說：「我的輔導者只對我促銷單一個概念而已，那就是『清醒』。那時候，我無法接受其它的東西。」